



搭 乘 童 话 里 的 时 光 机  
遇 见 另 一 个 自 己

# 未来对我说

庞 鸿 著

九千零一夜出版社

U  
逃避公书  
美绘版

# 未来对我说

庞 鸿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**

未来对我说/庞鸿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4.7

(逃逃丛书)

ISBN 978-7-5324-9561-0

I .①未... II .①庞... III .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50192号

---



**未来对我说**

庞 鸿 著

丛书创意 秦文君

封面绘图 张云垚

装帧设计 赵晓音

---

责任编辑 孙益恒 范 榕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 辉

---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 少儿网 [www.jcph.com](http://www.jcph.com)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 @ jcph.com

---

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5 字数 215 千字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561-0 / I · 3785

定价 25.00 元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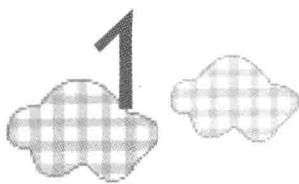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# 目 录

- 1 毕业班的“多夢西” / 001
- 2 妈妈的新男友 / 010
- 3 补课好讨厌 / 017
- 4 第一封来自未来的信 / 027
- 5 “矿泉水瓶里的鲸鱼” / 037
- 6 我想出演电视剧,选我选我! / 044
- 7 妈妈不好惹 / 066
- 8 离大明星只有一米远 / 069
- 9 史上最糟糕之家长会 / 087
- 10 第二封来自未来的信 / 096
- 11 第三封来自未来的信 / 113
- 12 告密的人 / 131
- 13 第四封来自未来的信,等等,还有第五封 / 146
- 14 璃茉的“真面目” / 162
- 15 原来“玻璃国王”就是 TA / 175
- 16 第六封和第七封来自未来的信 / 192
- 17 演唱会上的告别 / 205
- 18 终点是另一个起点 / 224

评论家的话 一种节奏:穿越后抵达未来 / 233



## 毕业班的“多萝西”

1

稻草人：你好。

多萝西：（歪头）你能说话？

稻草人：是的，你还好吗？

多萝西：我好极了，谢谢你。你也还好吧，稻草人？

稻草人：（笑着）我可不好。我每天都要守在这里来驱赶偷吃稻谷的鸟儿，无聊极了。

多萝西：那你为什么不下来说呢？

稻草人：（无奈地）我下不来。这根杆子把我牢牢地固定在这里，如果你能把我解下来的话，我对你感激不尽。

（多萝西伸出手，把稻草人从杆子上解下来。）

稻草人：真是太感谢你了！我好像重新活了过来。（看看自己的手脚）

（多萝西有些疑惑。两人一起前行。）

稻草人：你叫什么名字？（伸展手臂，哈欠连天）你要去哪儿？

多萝西：我叫多萝西，我要去翡翠城找强大的魔术师奥兹，请求他送我回家去。



002

稻草人：翡翠城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奥兹又是谁？

多萝西：（吃惊地）你难道不知道？

“你难道不知道？”

咦，这句台词怎么重复了两遍。

江小鹤还来不及纳闷，就发现数学老师的大眼镜框已经凑在了她的鼻子尖前面。

“数学老师的眼镜框据说是玳瑁做的哦。”混乱间，江小鹤突然想起自己的死党俞诗诗跟自己说的八卦，“玳瑁你知道吗，就是一种大乌龟！”——唉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怎么脑子里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。江小鹤烦躁地摇了摇头。虽然已将近三月，春天却尚未到来，教室外的天空被浓云遮蔽，教室里的日光灯亮得耀眼，将外面的世界衬得越发晦暗。江小鹤终于从绿野仙踪的奥兹国跌回现实，发现自己正身处在课堂里，下午的一节令人昏昏欲睡的数学课。

“你难道不知道？这个公式上节课就跟你们讲过了，还反复做了练习巩固，你难道现在还不知道？”数学老师的眼睛藏在镜片后面，高度近视镜使眼睛看上去变得很小，实在让人没有好感。

“啊？不是……”眼看着老师的大脸压迫在面前，江小鹤紧张得不行。

数学老师倏地直起腰，似乎已经放弃了继续等待江小鹤的回答，一脸无奈地朝讲台走去。“你们已经五年级了，还有一个学期就升初中，居然还会有人在课上神游……好了，我再讲一遍，”数学老师气呼呼地说，“最后一遍！”

江小鹤松了口气，刚想坐下——走到讲台的数学老师转过身来，抬起手指着江小鹤：“你！”

江小鹤又吓了一跳，弯曲到一半的腿也瞬时变得静止，保持着弯曲的姿势顿住了。

“江小鹤，你就站着听课吧。”



(2)

江小鹤露出愁眉苦脸的表情。大家看着她半弯着腿的滑稽模样，忍不住都笑了起来。尤其是坐在前面的“稻草人”、“铁皮人”和“胆小狮”，三个男生一边用手指着她，笑得前俯后仰，格外夸张。

“有这么好笑吗，讨厌的家伙。”江小鹤朝他们投去恶狠狠的眼光，每一道眼光里都带了一百万支箭。

“数学老师永远都不会笑吗？！”课间的时候，江小鹤趴在栏杆上，愤愤地说道。俞诗诗站在她身边，有些担心地看着她。数学老师姓王，是个年过五旬的阿伯，他同时还是毕业年级的年级组长，平日里永远都是一副严肃的样子，两边脸颊的肉总是令人绝望地下垂着，那张不苟言笑的脸简直就像是版画刻出来似的。

“我只是没听到问题是什么嘛，说到圆柱体的体积我早就背出来了，其他什么乱七八糟体的体积公式，我也都背熟啦。这位‘不会笑’老师就是不肯再问一遍，害我站了一节课。丢死人啦！”

“严格地说……嗯，只站了半节课啦。”俞诗诗试图安慰她，“谁让我们新来的班主任太弱小了呢，现在数学老师总嫌她管得不够严，仗着自己是年级组长，对我们特别凶。说起来，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毕业班交给靳老师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，听说她才刚刚从师范毕业，是棵大嫩草。为什么要把我们班交给她试手呢，校长对我们班不抱希望了吗？”

“你作为资深包打听，居然不知道？因为章老师生孩子去啦。”江小鹤说的是他们原来的班主任，“现在班上的男生可高兴了，你看他们在班会课上闹得鸡飞狗跳的，靳老师根本hold不住。现在学期才刚刚开始呢，之后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。”江小鹤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抬头看着天。

“我作为一个热爱班级的好同学，对我们的新班主任深表担忧啊！”

江小鹤忍不住笑了，“得了吧，刚开始你连她的姓都给念错了。”

## 3

上个星期，江小鹤他们班迎来了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。开学的那天，大家坐在教室里闲聊。坐在江小鹤前面的许球球正在和一个矮个子男生交头接耳。

“这学期我们班主任换人了。”江小鹤听到许球球这么说。

“可是这都最后一个学期了啊。”

“是啊，章老师生孩子去啦，不要我们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爸认识校长，校长说的。”许球球一脸得意的表情。

“许球球，是真的吗？”江小鹤忍不住插嘴问。

“都说了别叫我球球！”许球球大喊。

“谁让你长得圆滚滚的。”矮个子男生嘻嘻笑着，伸手拍了拍许球球的圆脸，勇敢地说出真相。

“希望我们的新班主任是个帅哥。”同桌的俞诗诗双手顶在下巴上，又在发花痴了。

学习委员也凑过来了，“我刚才去办公室交作业，看到新班主任了。”

“真的真的？！男的女的？长什么样？”大家立刻感兴趣地围着他。

“咳咳！”学习委员还来不及说话，许球球突然大声假咳了两声。“老师来了老师来了……”大家轻声交换情报，纷纷在各自的座位上坐正身子，矮个子男生哧溜窜到第一排的位置上坐好了。

新老师看上去很年轻，个子小小的，扎着短短的马尾。她一本正经抱着书本和文件夹走上讲台，然后有些僵硬地转过身来面对着大家，说是僵硬，也许说是羞涩更恰当一些。这时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到她的脸了，她脸蛋也是小小的，白皙的脸，细长的眼睛，穿着一件简单的白T恤，衣服上印着一个大大的“HELLO”。之前江小鹤班上的班主任章老师是个30多岁的时髦





熟女，爱穿连衣裙和高跟鞋，眼下这位新老师和章老师一比较，显得有些像未成年。江小鹤想到自己念中学的姐姐——嗯，新老师还真有些像中学生。“大家好，接下来的一个学期，我将担任你们班的新班主任，同时也是你们的英语老师……”新老师刚说了句开场白，又急急忙忙转身面向黑板，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“靳”字。大概她原先设想的是先写下自己的姓，再跟大家介绍自己吧。靳老师的字就像她本人一样乖巧可爱，唯独“靳”字中“斤”的竖撇被写得很长，如同小尾巴一样甩了出去。

俞诗诗在这时迫不及待地念了出来，“勒？勒老师？怎么会有人姓‘勒索’的‘勒’？”

新老师转过身，微微一笑：“这个字念 jìn，不是 lè。俞诗诗同学，看来你的语文还需要加把劲啊。”

4

眼下，俞诗诗肯定也想到了那个窘迫的画面，她的脸有点红，嘴上却不肯服输：

“这两个字的确长得很像嘛！谁叫我一下子看错了呢。”她说完，急着转变话题，“话说小鹤同学，你最近总是这么上课神游真的没关系吗？”

“我的脑子里全是戏剧社的事啊。剧本啊台词啊……”江小鹤喃喃地说。

三年级时，江小鹤加入了学校戏剧社。那年，戏剧社在校园文化节上演出了改编的话剧《胡桃夹子》，江小鹤作为女主角，穿着镶蓝边的白色裙子在舞台上与胡桃夹子一同带领着“玩具”们和“老鼠兵”作战，又一同前往“果酱山”与“糖果仙子”载歌载舞。江小鹤在舞台上熠熠生辉，几乎全校都认识了这个高高瘦瘦的女生。直到现在，那台《胡桃夹子》都是江小鹤最为津津乐道的事。从此以后，每年的校园文化节都少不了江小鹤的身影。要说有什么是江小鹤最热衷的，那就是表演了。当她在戏中成为另一个角色



时,仿佛有小精灵在她身体里轻巧地飞过,挥舞着仙棒,使她不用费力就能感受到戏中人物的感觉,发自内心地微笑与落泪对她来说根本不是难事。当经过反复的排练,最终穿着美丽的戏服亮闪闪地站在舞台上时,镁光灯照在身上,江小鹤觉得自己的身体被镶了一层金边,她太喜欢这种感觉了。

“我们最近在排《绿野仙踪》,故事很好玩,一个叫多萝西的小姑娘和三个奇怪的家伙,稻草人、铁皮人、胆小狮在森林里冒险,他们要去翡翠城的奥兹国找大魔法师奥兹……”

“嗯嗯……”俞诗诗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打断了江小鹤,江小鹤正打算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,一下子被刹了车有些不乐意。“就算这样,也不至于连上课都想着排练啊。”俞诗诗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大人模样。

江小鹤露出一张无奈的苦瓜脸:“我也不想啊。台词实在太多了,我怕来不及背。对了,你要不要来看我们排练,这次的道具和服装很漂亮哦。就是台词实在太多了……”

俞诗诗探头看了看一楼的空地上,一年级的小朋友们正在教室外追逐嬉戏,他们的笑闹声传到俞诗诗他们所在的五楼,显得有些遥远。自从进入五年级以后,所有毕业生都搬到了最高的楼层,仿佛到了与世隔绝的孤岛,所有人都埋头应对“小升初”考试,按校长的说法,这可是学生生涯中第一次重大的考验。

“唉,真是高处不胜寒啊。”俞诗诗出神地看着楼下一年级的小朋友。

“什么?”江小鹤有些摸不着头脑。

“没什么啦,他们可真够矮的。我一年级的时候也这么矮吗?”俞诗诗指着低年级的学生,笑着问道。

“问你要不要来看我排练啦,每天放学之后?”

“我妈帮我报了英语和语文补习班,每周一三五晚上补英语,二四晚上和周日下午补语文。算上周六学校里的补课,我可真是 $7 \times 24$  不停歇啊。今天是周五,我要投身于ABC的海洋,没办法陪你去排练啦,小鹤。”

“好吧。”江小鹤嘟起嘴。

“不知不觉都已经五年级了,每天有那么多练习和试卷,还要写周记!

我简直不能想象变成中学生之后会怎么样。小鹤我好佩服你啊，还有精力去戏剧社排练……”俞诗诗说着说着声音变轻了，出神地向左边的楼梯口看去。

“喂，你在看什么啊？”江小鹤正要顺着俞诗诗的方向看去，突然三个男生从教室后门跑了出来，嬉皮笑脸地模仿着数学老师的口吻冲江小鹤喊道：“江小鹤，你就站着听课吧。”“江小鹤，你怎么扎着马步听课啊？”

这三个男生就是刚才在数学课上故意笑得“花枝乱颤”的三位，他们在这次戏剧社排练的《绿野仙踪》中扮演稻草人、铁皮人和胆小狮。

“真是的……”江小鹤气呼呼地想要冲上前去，刚才数学课上的账还没算呢，“你们这三个没脑子、缺心眼、胆小鬼！”按照《绿野仙踪》的剧情，稻草人想要一颗和人一样的大脑可以思考，铁皮人想要一颗能使自己变得善良的心脏，而胆小狮希望自己拥有胆量。这三个人演这几个角色再适合不过了，江小鹤没好气地想。

这时，俞诗诗一把拉过江小鹤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又看到那个帅哥了！他到底是哪个班的啊？”

江小鹤往楼梯口看去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。“你说的那个大帅哥，我怎么一次也没看到过。”

“他早就走掉了，你太后知后觉了。”俞诗诗一副嗔怪江小鹤的样子。

这时候，上课铃响了。

江小鹤敲了一下俞诗诗的脑袋：“上课啦，花痴时间结束！请马上恢复正常人！”然后拖着花痴状的俞诗诗进了教室。

放学铃之后，江小鹤手忙脚乱地收拾书本，一把抓起椅背上的围巾，率先冲出了教室。

“江小鹤……”俞诗诗看着江小鹤的背影喊道。



“明天见啦！”江小鹤头也没回。

“你书包没拉上。”俞诗诗有些徒劳地说出下半句，江小鹤早已没影了。

当学校里大部分人都涌向校门口准备回家时，江小鹤来到戏剧社排练所在的小洋楼前。据说这是过去战争岁月时留下的老房子，有着深灰色的墙面，酒红色的瓦面屋顶，里面的木质楼梯狭窄而昏暗，踩上去时会发出悦耳的咚咚声响。俞诗诗过去陪江小鹤来排练时，总显出一副不太喜欢这栋小洋楼的样子，她嫌弃它和那些新造的明亮的教学楼不一样，永远都显得光线不足、昏暗恐怖。“感觉楼梯底下会窜出红眼的怪物。”俞诗诗曾这么和江小鹤说。不过恰恰相反的是，在整个校园里，江小鹤最喜欢的建筑就是这栋有着复古气质的老房子了。夏天的时候，爬山虎仿佛一夜之间包裹起这栋小楼，即使身处炎热的空气之中，只要一走进这栋楼，江小鹤就觉得自己仿佛乘着绿色的热气球腾空而上，伸手便能抓到云朵；随着天气变冷，攀援类植物的叶子纷纷掉落，小洋楼被褐色的枝干缠绕，像校园中一枚精巧的鸟巢，只要一往里走，江小鹤就觉得窝心和温暖。每次踏上那木纹斑驳的楼梯，江小鹤总忍不住遐想，过去的岁月里，当这里还不是小学校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样的人走在这阶楼梯上呢？也许是穿着旗袍的曼妙女子轻轻搭着扶手，如杨柳一样袅娜而上，阳光从楼梯最上方的圆窗投射进来，那幅画面美得令江小鹤忍不住闭目遐思，脚步都不由得变轻了。

眼下，天气逐渐转暖，江小鹤看到小洋楼大门两边的灌木丛下，零星几朵白色的小花探头探脑地冒了出来。她抓紧书包带子，朝楼里冲去。

排练室是一间空旷的房间，过去曾是舞蹈房，木头的地板已经很陈旧，三面墙上都装着大大的落地镜，可以映照出全身。建了新的艺术楼之后，学校有了宽敞的新舞蹈教室，相比之下，小洋楼里的这间房间显得逼仄狭小，便被弃用了。现在作为戏剧社的排练室，房间靠里的一角堆满了道具、门框、桌椅，还有一些用来当临时道具的沙袋，房间中央零星散落着几张椅子，正式排练时可以随意挪动。靠南边的墙上是一整排窗户，白日里阳光斜射进来，能清晰地看到光线的轨迹，走在木头地板上时，尘土在光线照射中轻轻腾空而起，上下翻舞。只不过现在已经是傍晚时分，太阳也早就藏匿起



来。江小鹤走进排练室的时候，日光灯已经被先到的人打开了。

“我们的‘多萝西’来啦。”

一个小个子男生夸张地叫着，朝江小鹤走来。他虽然矮小，不过也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，是戏剧社的社长。最近因为排练，大家都叫他“奥兹老头”。正因为他长得矮小精干，扮演《绿野仙踪》里的奥兹正合适。故事中的奥兹是一个头上光秃秃的、满脸皱纹的小老头，大家打算到表演时，给“奥兹老头”戴上假的头套，包住他的头发，令他看起来像个秃头。

“抱歉，我还是没把台词背出来，能拿着剧本排练吗？对不起啦。”江小鹤做出求饶的动作。

“没办法，谁叫你是女主角呢。”“奥兹老头”摊了摊手。

江小鹤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发现指导老师还没来。

“‘胆小狮’又偷偷溜去踢球啦，老师正带着‘稻草人’，他们去把‘胆小狮’捉回来呢。”

“这个‘胆小狮’，胆子真不小啊。”

“那，我们先把上次排过的部分过一遍吧。”“奥兹老头”老练地招呼着大家。

“嗯！”江小鹤放下书包和围巾，跃跃欲试地加入到其中。



## 妈妈的新男友

1

当排练结束，江小鹤走出那栋她心爱的小洋楼时，天已经全黑了。保卫室新来的大叔看到亮灯的排练室，拎着当啷作响的钥匙上来了两次，大家和他费了好一番口舌才解释清楚。江小鹤走过保卫室的时候，大叔看到她，走到门边与她打招呼：“你们可真拼命啊。难道期末考试还考这个？之前只看到过奥数班的那群孩子留到那么晚。”

并不是只有考试的事情才应该拼命努力的。世界上有那么多事情，从来都没有专门的试卷和考场，但人们出于内心的热爱，还是会一厢情愿地做好它。江小鹤心里这样想着，但面对保卫室大叔乐呵呵的脸，她只是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没说，朝他眨了眨眼睛，挥了挥手。

“奥兹老头”从后面推着自行车赶上来：“小鹤，拜拜！”他身边的人也在和他告别：“再见，王啸天。”对了对了，江小鹤突然想到，“奥兹老头”的本名叫王啸天，听上去很潇洒，和他“奥兹老头”这个艺名真是大相径庭。

在回家的公交车上，江小鹤昏昏沉沉地想着今天校园里发生的事。剧本还有一大半的台词没背出来，刚才的排练，只有自己还得拿着剧本边读边演。可是今天晚上还要写一大堆作业，应该来不及背台词了。她又想到保卫室大叔的话，“难道期末考试还考这个？”——期末考试怎么会考表演话



011

妈妈的新男友

剧呢，大叔真是太幽默了——不过，虽然期末考试还很遥远，可是期中考试再过一个月就到了，在《绿野仙踪》正式演出之前，还得先熬过期中考试才行。江小鹤皱起眉头，她仿佛觉得一朵写着“期中考试”的大大的乌云飘到了自己的头顶，将自己笼罩在一片灰暗之中。

走到自家所在的单元楼前，江小鹤的肚子突然唱起了空城计，她抬头看了看，发现家里的灯还是暗的。“看来妈妈还没回来啊。”她嘀咕着，琢磨是不是折返回小区外买点吃的。这时，她被单元楼前的一辆轿车尾灯照亮了脸，不由得眯起了眼睛。副驾驶位置的车门打开，走下来一个女人。这身影看着眼熟，江小鹤歪了歪脑袋，啊——

“妈妈！”江小鹤脱口而出。

妈妈对着车里的人挥手，温柔地笑着，和平时板起脸教育起江小鹤来的样子真是判若两人。此时她听到喊声，转过头来，看到站在不远处的江小鹤，脸上似乎闪过一丝犹豫，随即俯下身透过车窗对着驾驶位上的人说了些什么。江小鹤走过去，看到车里一个陌生的叔叔正捏着方向盘，微笑地看着自己。

“叫林叔叔。”妈妈轻轻推了推江小鹤。江小鹤仍怔怔地看着。

“你好，小姑娘。”车里的叔叔先开口了，声音真好听，像电视剧里的男演员。江小鹤瞬间对眼前这个男人好感度上升。

“我叫江小鹤。你是演员吗？”

对方还没有回答，妈妈就拨开了江小鹤，走到车身前：“谢谢你送我回家，再见。”

声音如同男演员一样的帅气叔叔微微一笑，车开走了。

母女俩目送着车子消失不见，江小鹤抬起头，看到妈妈仿佛松了口气，脸上的那仿佛被胶带固定好的笑肌如释重负地松弛下来。

“妈妈，你又换男朋友啦。”江小鹤率先朝大门走去。

“你别乱说，只是公司的同事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不会在他面前说你坏话的。你看你和之前的那些叔叔交往时，我可一次都没捣乱过吧。”



012

“你别以为你走在前面，我就看不到你在坏笑。”妈妈在身后不屑地说。江小鹤吐了吐舌头。

江小鹤的父母前年离婚了，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。妈妈是时尚杂志社的主编，不折不扣的女强人，每天在城市里奔波，就像生活在单机游戏中似的解决掉一个又一个任务，不停闯关前进。在江小鹤的印象里，妈妈永远都穿着职业套装，高跟鞋走在地上像敲鼓，香水味更是老远就能闻到；为了工作和家庭两不误，妈妈像陀螺一样转得不停歇。即使经常加班出差，无法做到无微不至地照料江小鹤的生活起居，但是对她来说，女儿的学习是重中之重，绝不马虎，大到期中考试，小到随堂测验，她都要过问。“这次考了几分？”每次听到妈妈这么问，江小鹤就开始头疼。

江小鹤从来不因为自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而觉得沮丧。爸爸定期会来看望她，陪她玩上一整天，吃过晚饭再送她回家。反正那两个大人永远都会是她的爸爸妈妈，确定了这一点，江小鹤就放心了。她仍旧每天高高兴兴地生活着，如果每天都很快乐的话，没必要特意为了让自己难过而去找一些奇怪的理由。况且，江小鹤知道，很多美剧中的女孩子从来都不在乎父母离异、单亲家庭这些事，照样爱笑爱美爱吃爱玩，活得精彩极了，她决定自己也要和她们一样。再况且，妈妈的那些男朋友们实在太搞笑了。

从去年开始，妈妈开始找新的男朋友。

“小鹤，如果妈妈和你不认识的叔叔谈恋爱，你会不会不高兴？”一开始，妈妈这么吞吞吐吐地问江小鹤。

“谈恋爱？”

“就是，顺利的话，也许以后我们会住在一起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江小鹤沉吟了一下，“那我还能和爸爸出去玩吗？”江小鹤最关心这个。

“当然可以。而且，以后新的叔叔也会带你出去玩。”

在这样巨大的“利益诱惑”面前，“妈妈找新男友”这件事就这样拍板成交了。

妈妈的男朋友中，过去曾有一个姓夏的叔叔，他的声音是哑哑的，听上



去就像深秋的风吹动草原上的草一般哗啦啦地响；夏叔叔是一个司机，平日里他总是笑眯眯的，黑黑的瞳仁带给人无限暖意。他经常自说自话地把江小鹤叫成“江小鸟”。

“是江小鹤啦！！！”江小鹤急得要跳脚，每次都着急地纠正夏叔叔。

但对方依然我行我素，喊“小鸟”喊得不亦乐乎。“‘鹤’也是鸟类的一种啊，喊‘小鸟’也完全没错嘛。”还要强词夺理。

有一次夏叔叔奉妈妈旨意去学校接江小鹤，却神经大条地忘记江小鹤所在的班级，只好在校门口对着人群不停地喊：“江小鸟！江小鸟！”江小鹤的脸红得像个大番茄，在大家好奇的目光中极不情愿地走向夏叔叔。这件事实在太丢人啦，江小鹤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

不过，因为妈妈工作太忙，投入恋爱的时间和精力太有限，几段恋情都告吹了。也有几个叔叔一得知江小鹤的存在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虽然江小鹤还是个小学生，但是也模模糊糊地明白了大人的世界中有好多无奈的事情。不过妈妈从来没有在江小鹤面前表现出难过的样子，依然锲而不舍地问：“这次考了几分？”也对，她是女强人嘛。

江小鹤给妈妈每一个男朋友都用字母编了号，从 A 算起，这次的这个开轿车的林叔叔就算 F 先生了。

“这个 F 先生不错哦。”走进电梯的时候，江小鹤故作老成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妈妈跟在后面进了电梯。

“我说这个林叔叔啦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嗯，人长得很帅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声音也很好听，像电视剧里的男演员。”

“那你刚才还不跟人问好，真没礼貌。”妈妈故作镇定，不过江小鹤偷瞄到妈妈嘴角一股笑意。

“嗯，所以这次要加油哦！”江小鹤对着妈妈做了个握拳的动作。电梯门打开，母女俩走了出去。